

第五十九回 赴市曹奸僧梟首 暗探訪私渡黃河

話說林公聽得拿到兩個穿白夾皂的，一個穿白的，自己也覺有些奇異。即刻傳點開門，陞了大堂，眾官參見已畢，分列兩旁，四個捕役跪下稟道：“小的們奉大老爺鈞旨拿到三個犯人。”大人道：“帶進來。”一聲報門，將犯人帶至丹墀跪下。林公問道：“原來是三個和尚，你們是何處寺院的？”祇見那穿白夾皂的喊道：“大老爺在上，小婦人如撥雲見日，血海冤仇可伸也。”大人聽他自稱小婦人，驚問道：“有甚麼冤枉，細細稟上來。”那婦人稟道：“小婦人本是兗州府人氏，嫁到福建漳州府，丈夫叫做朱義同，與小婦人回家看親。小婦人同著丈夫行至門峰寺，天降大雨，我夫婦投寺避雨，撞見這兩個奸僧，將酒灌醉丈夫，不知怎樣害了我丈夫的性命。輪流強姦，又把刀剃了小婦人的頭髮，充做和尚。”林大人道：“你何不尋個自盡。”婦人道：“我丈夫死的冤枉，山海之仇未報，又兼奸僧防守甚嚴，小婦人祇得苟延歲月。”

林公聽了大怒，將兩個和尚帶上來問道：“你們叫甚麼名字？”兩個和尚戰戰兢兢稟道：“犯僧叫做一空，一清。”大人道：“你怎樣將朱義同害了性命？屍首現在何處？”兩個和尚祇是磕頭道：“求大老爺開恩，犯僧該死。”林公大怒，將驚堂一拍，兩邊吆喝一聲，喝道：“快將這兩個奴才與我夾起來！”兩邊一聲答應，取了兩付夾棍，將二僧夾起，這兩個禿驢酒色過度，怎當得夾棍一收，早已死去，半晌醒來，疼痛難禁，料想難脫此禍。稟道：“大老爺，犯僧願招了。朱義同的屍首現在菜園井中。”大人問道：“怎樣害了他的性命？”二僧道：“他們夫妻那日在寺中避雨，看見他妻子生得標緻，將酒把他灌醉，哄他到井邊，將他推落下去，上面用土填滿是實，佔他妻子亦是實。”大人即吩咐濟寧州，將一空、一清，帶去收監，速去門峰寺井中打撈屍首，買棺收斂，將一空、一清田產變賣與朱義同妻，搬柩回兗州府去，事畢稟本院發落。眾役將二僧鬆了刑具，朱義同的妻子叩謝老爺。

大人即時退堂，濟寧州當時到門峰寺將朱義同屍首撈起，一一稟命而行。林公即吩咐濟寧州，將二僧押赴市曹斬首示眾。知州怎敢怠慢，即刻回衙，將兩個禿驢剃去衣服，市曹行刑，炮響一聲，兩個禿驢頭落地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業遲。

這林公在濟寧州斷這兩件無頭公案，人人都道包公轉世。林公離了濟寧州，各官送出交界地方，方纔各回衙門。林公又同湯彪上了船，行至黃河渡口，林公與湯彪上了渡船，等得許久，船上滿了，方纔開船。船家拿起篙來，蕩起槳來，祇見黃河水滾浪翻。好不驚人。到了河心，船家放下槳來收錢，先從林璋要起，林公抬頭一看，見他頭帶一個草帽，身穿一件青布褂子，青色底衣，搬尖跟鞋，裹腳打腿，腰中束了一條打腰布，肩上有把夾剪，手中拿了個稍馬子，一臉黑麻子，嘴上糊刷的鬍子。

林公暗想：此人定然不是正道之人。回道：“滿船的客人，為何先從俺收起？”那人道：“女子當門戶，前後不等。”林公向腰中取了六十文錢道：“我與這位的船錢。”船家道：“這幾個錢，裝了一個頭過去。”林公道：“一個人要多少？”那人道：“過個黃河要三錢銀子一位，你二人要六錢銀子。”林公道：“六錢銀子也是小事，但向人要銀子也要放和氣些。”船家道：“老子平生的本相，少說廢話，快拿錢來！”林公隨取一錠銀子道：“這是二兩銀子，你夾六錢去罷！”船家伸手拿過，向搭肩一丟：“你這是一兩四錢，存在咱處，明日再渡你一遭罷！”又向別人求取，俱要三錢一位。

那些人上了他的船，弄得來不來，去不去，在個河當中心裏，祇得每人三錢與他。那些客人也有零星銀子的，亦有整錠銀子的，與了他就向搭肩中一丟。林公看在眼裏，船家收足了銀子，方纔拿起槳來，蕩到岸邊丟下槳來，卻將木跳，放在爛泥裏，叫聲眾客人上岸。林公見黃泥灘上，說道：“怎好上岸？船家長，自來古話說得好，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你放到碼頭上，也好讓我們上岸。”船家睜開怪眼說道：“別人上去得，你也上去得，若不上去，咱把船放過去，再把三錢銀子，如少一釐，拿黃蠟補足了。”那滿船客人，誰敢做聲，一個個沒奈何脫了鞋襪，走下跳來，到黃泥地中，一腳踏多深，拔起左足陷下右足。

湯彪看見如此模樣，好不焦燥。林公見湯彪一臉怒色，恐他發作，把頭搖了兩搖。湯彪祇得忍氣吞聲說道：“伯父待姪兒脫了腳，背你上去。”湯彪脫去鞋襪，走下跳來，相扶林公。林公說道：“船家長，你叫甚麼名字？”船家道：“你問咱的名字，咱老子叫桑剝皮。在這黃河渡口做了多年買賣，咱也知道你是個有來歷的，不是咱說大話，就是坐牢坐獄，打板子，踹夾棍，那樣老子沒有見過？祇有上法場我卻不曾去。”林公道：“目下新經略大老爺快到了，難道你也不怕？”桑剝皮大怒回道：“你何不在經略那邊告我一狀？諒你也沒有這般武藝？”罵道：“囚娘養的，上去罷！”用手一推，林公站立不穩，早已一個筋斗跌下黃泥灘去，滿身俱是黃泥。湯彪看見不覺大怒起來，拔出腰刀，趕上船去，要殺桑剝皮。

不知湯大廳可能殺得桑剝皮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